

■程安奎在工棚的起居間中接受採訪。
本報杭州傳真

農民棄耕 都市流離

非城戶籍生活難 骨肉分散盼團圓

取消戶口劃分 農民工盼平等

推進新型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一體化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大命題。目前農村戶籍人口仍有3,000多萬的浙江省，土地流轉比例達45%，浙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連續20多年居全國各省區首位。自2013年浙江省德清縣作為浙江省首個實施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試點縣後，浙江有8個市先後制訂戶籍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方案並經浙江省政府批覆同意。浙江省啟動的戶籍制度改革內容包括建立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劃分，統一登記為「浙江居民戶口」。

改革啟動後，一方面打破了城鄉人口身份的差異標識，實現省內城鄉人口身份平等；另一方面也通過取消戶口性質劃分形成倒逼機制，促進相關行政制度配套改革，逐步實現居民社會管理城鄉一體化、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從根本上解決歷史遺留的「農轉非」和「非轉農」等因戶口性質劃分引發的社會矛盾。

城市公共品亟需增加

「不過浙江省現在的城鎮化建設仍是淺層的城鎮化建設」，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建華認為，包括基礎教育、醫療保健在內的城市公共品目前還不能滿足包括外來務工人員在內的城市居民需要。以兒童就學為例，近年來小學生入學率提升，但是城市校舍佈局還不能滿足現在的入學要求，在「學區」限制及高昂的生活成本下，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在城市就學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也導致留守兒童問題。

楊建華認為，外來務工人員為城市所創造的價值、稅收和城市居民是一樣的，讓更多的進城務工的農民享受到現代城市居民的生活，享受同樣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才是真正的城鎮化建設。在農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社會應該尊重每一個有自己就業需求的進城務工人員的選擇，而政府部門應該調整相關的政政策，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來滿足所有的居民。



■程安奎難得回老家，替父親耕田。 本報杭州傳真

■忙碌時，程安奎每天來回腳手架20多趟。
本報杭州傳真

作為農民，家中一畝三分地的收成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作為大城市最底層的打工者，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不享受社會保障。據統計，全國農民工超過2億人，浙江省則有2,200萬人，其中90%從事着建築、清潔、服務員等勞動時間長、報酬低的工作，游離於城市邊緣。開化農民程安奎離鄉後當過速遞員、建築工人，為慳錢養家，一年只能回家一趟，想爸的兒子希望長大後發明「時空穿梭器」隨時去找父親。程安奎的遭遇正是千千萬萬內地城市無名打工仔的縮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高施倩 杭州報道

三個月前，在衢州開化老鄉的介紹下，經濟窘迫、骨傷未癒的程安奎來到湖州安吉的一個工地當建築工人，日薪150元。因交通事故短暫回家休養半年後，程安奎再次回歸到農民工的隊伍中。

住工地啃爛菜 工衣穿足6年

由於經驗不足，包工頭給程安奎分配的工种是小工，主要負責切割材料和給做外牆的工友送材料。每天早上5點鐘，他就要起床幹活，扛着20多斤的材料，爬腳手架來回1樓到4樓，忙碌時每天要來回20多趟，腳底都生疼，「凌空送材料很不習慣，儘管繫了安全帶，還是有些害怕」。

和其他工友一樣，為了省錢，程安奎住在工地裡。房間很原始，地面積着厚厚一層泥土，走路都會帶起灰塵。因為工地不包吃，所以除了睡覺的床，這個「單間」還有一張鋼絲床，上面放着一個煤氣灶，旁邊放着一些煮了的青菜。

工地房間又悶又熱，程安奎卻穿着一件長袖的迷彩服。「切割材料時會濺起火花，穿短袖容易被灼傷，所以一年四季都要穿長袖。」這件補了又補的迷彩服還是以前老家廠裡發的，已經穿了6年。

為慳錢養兒子 一年回家一趟

程安奎出生於浙江省衢州市開化縣十里坑村。這個以錢塘江源頭聞名的縣，在2013年浙江56個縣市的經濟實力對比中，排名第46。因為種田收入微薄，越來越多的開化農民走出深山，離鄉打工。程安奎的老婆說，現在留在縣裡的幾乎都是老人和小孩，平時的開化更像是一座空城。

在去杭州之前，程安奎在當地一家工廠上班，做汽缸配件。但是工廠效益越來越不好。「有時候一個月就上12天班，所以就跟

着老鄉來杭州打工。」三年前，程安奎開始在杭州某快遞公司濱江分部上班，這是他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

做快遞底薪3,000元，包吃住，在完成一定額度後按收送快件的數量付佣金，但好的區塊都被一些老員工承包了，他幾乎每個月都只能拿到3,000元的底薪，扣去每個月500元的生活費，其餘工資全都寄回家。「兒子有哮喘病，每個月光醫藥費就要2,000元。所以我平時都不回家，回家一趟要路費，請假還要扣100元一天。」

常捱餓無假期 錯過兒子成長

午飯時間，如果晚一點到單位食堂，飯菜就冷了。「有時候還會碰到飯菜不夠的情況，那就要餓着肚子等晚飯。」吃完晚飯後，程安奎還要把快遞打包、裝車，直到運輸車發車後才下班，一般每天都要忙到晚上10點。「沒有休息天，經常累到閉上眼睛就能睡着。」

因為打工，程安奎錯過了兒子成長的每個瞬間。「偶爾過年買件衣服給他，一穿又小了，原來他已經長大了那麼多。」而在兒子程俊眼中，杭州是個「不好玩」的地方。出生以來，他只到過一次杭州，還是因為哮喘去杭州看病，匆匆來又匆匆走，一個景點也沒有玩過。

撞車十級傷殘 索償難遭遣散

作為家裡的頂樑柱，今年2月份騎着電動車送快遞時，程安奎被一輛河北石家莊牌照的車撞斷了兩根肋骨，速遞公司只是把程安奎剩餘的工資給結算了。程安奎嘗試索償，但由於肇事司機是外地人，維權過程分外困難。「我們問過醫生，這都算是十級傷殘了，要休養一年的。」但家裡沒有了經濟來源，程安奎只能到工地打工。

「我想發明時空穿梭器去找爸爸」

隨父上學 負擔不起

程安奎說，在開化，因為父母不在身邊，老師管不住，也沒人管，很多小孩讀到高中就不讀書了，有些小孩甚至到初中就不唸書了。對於把兒子接到杭州唸書，程安奎說，自己根本沒有想過。「孩子如果到杭州上學，那麼老婆也要跟到杭州，得有兩個人的花銷，開支太大了。」

儘管對着爸爸媽媽說，自己最喜歡的是爺爺，但是程俊悄悄告訴記者，其實他在學校還是會常常想爸爸。「每次想爸爸，老師就會說，快放學了，你要堅持住。因為放學就可以給爸爸打電話了。」

「我長大以後想當科學家，我要發明「時空穿梭器」，可以穿越到自己喜歡的地方，這樣可以隨時和媽媽一起到杭州找爸爸。」



■程安奎的兒子程俊常常躺在出租房內等他回家。 本報杭州傳真

一貧如洗 借錢生仔

從開化縣客車站到程安奎在十里坑的家，還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小巴，再走15里山路。程安奎的老婆說，「這條路簡直就是九曲十八彎，很容易發生意外，我就親眼看到過一宗車禍，轎車司機轉彎沒剎車就直接飛到山下，最後沒搶救過來。」

在山路的盡頭就是程安奎的家，一間土坯房到處都缺着角，窗戶則是用塑料薄膜糊的，呼呼地透着山風。為了方便兒子程俊在縣城上小學，程安奎的老婆、媽媽在開化縣租了一間房子，所以土坯房只有程安奎老父一人住。

因為腿腳不便，家裡剩餘的三畝土地早已荒廢，

老人只是在家門口的地裡種點菜，自給自足。聽說現在城裡人喜歡吃土雞，老人琢磨着再養幾隻母雞，好給兒子媳婦多貼補點家用。

程安奎結婚的時候已經31歲了，「家裡窮，所以一直討不到老婆。」原本經濟就不寬裕的程家在迎接新生命時，沒有歡喜只有壓力。程安奎的老婆說起自己生小孩的情形淚流不止。「我大出血，只能剖腹產，但婆婆給我準備的是1,000多元順產的錢。我知道她們實在是沒錢了，所以生完孩子第一天我就打電話到處借錢，最後才把5,000元的住院費給湊齊了。」



■趁着記者來，程安奎拍了一張難得的全家福。 本報杭州傳真